每至深秋，候鸟都会南迁。北京、开普敦、洛杉矶，[illegible]也成了一只不停迁移的“候鸟”。年轻的心在异城中经历着一次次的挣扎与历练。而成长，也悄然发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录

『第一章』热么？冷么？ —— 1

『第二章』贼 —— 41

『第三章』cappuccino —— 91

『第四章』骗子 —— 139

『第五章』绿卡和美军 —— 189

『第六章』最终的最终 —— 241



『第一章』冷么？热么？

“黑暗把他融化了，他可以愤怒，可以哭泣，也可以回忆。”



日记

不知不觉已经来到这儿一个多星期了，今天我去找了找工作……还有今天罗马的新教皇选出来了……

林剑砷将日记本合拢，算是结束了他在洛山矶的第十天。

“哦！谢谢了，谢谢了……是吗？那成！……”

林剑砷：“妈，谁呀？”

林母放下电话回过头：“没谁！[illegible]她妹妹。”

林剑砷：“嘛事儿？”

“她说，帮你找了一份工作……说是文秘……”

林剑砷略微迟疑：“文秘？我一大男人干文秘？……我英文不行……”

林母略微迟疑了一会儿：“咱不是在南非已经学了一年多了吗？儿子！”

林剑砷没有马上答话，沉默了好半天才说：“我还是觉得应付不了……这样吧，妈！我待会儿再到街上看看有没有餐馆的工作，我觉得那还对付的了，而且有小费，挣得肯定比文秘多。”

林剑砷很怕提起南非，他觉得对不起妈妈，自己在那儿待了一年，花了不少钱，可英文却没有多大进步……为了逃避妈妈的追问，也为了尽快找到工作，他从沙发上站起来，说了一句‘我现在就出去转转”，推门出去了。

林剑砷一个人走在 [illegible] 的大街上，天渐渐黑了，他下意识地翻了一下裤兜，想拿手机看时间，但又自嘲地笑了，这里不是开普敦也不是北京，他还没有手机，没有钱买，也没有钱交话费。天真的黑了，妖艳的小风如一个幽灵的嘴唇一般在他全身轻轻地吻着，林剑砷不自觉地用赤裸的双臂抱住自己的短袖上衣。

[illegible] 位于洛山矶的东边，是一个典型的美国西部小镇。在美国，“小镇”的概念和国内有着本质的区别，这里的小镇没有乡间小路，没有下地的牛，更没有一群一群扛着锄头的农民，有的是平坦的公路和高速公路，一间间形式各异而又宽敞整洁的独立 [illegible]。在每个独立 [illegible] 的门口都会有一片绿地种着五颜六色的花草。当然这些也和 [illegible] 后院的花园以及游泳池一样是主人的私产。

美国西部地广人稀，公共交通不便发展，私家车成了人们出门的首选，几乎人手一辆。街上的行人实在少得可怜，只有汽车的轰鸣喧嚣着傍晚的宁静。林剑砷抱着自己的双肩独自沿着 [illegible] 路向北走着，两旁独立 [illegible] 里的狗时不时会把头突然探出大约两米高的墙向他狂吠，吓得小伙子直往后退。走了有 [illegible] 分钟吧，迎面的路就是著名的 [illegible] 了，这是一条横跨美国的路，也叫 [illegible] 号公路，它的历史很古老，而现在随着高速公路的兴起，它也失去了当年的风采，没落成了一条一般的中等街道。它不太宽，中线的两旁各有两条车道，但如果你从 [illegible] 走下来还是会有豁然开朗之感。

林剑砷站在十字路口，左右望了望，觉得西面的灯火仿佛更强一点，也显得更繁华一些，便沿着 [illegible] 向西走去了。穿过了几个两层的小建筑和它们门口的停车场，他突然看见一个发着白光的广告牌，上面用蓝色写着一个中文字——“建”，在这个广告牌的南侧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十分精致的小白房子，白白的墙，低低的屋檐四角向上翘着，一排白炽灯把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檐下的入口照得十分明亮。林剑砷走进一看，广告牌的背面写着一行字——“噪[illegible]——这是一个日本餐厅，他推门走了进去，还不容多想左手边柜台上的一个阿姨就热情地问候起来。

“[illegible]？”

“[illegible]？”

林剑砷所答非所问地回答道。阿姨用看上去有点奇怪的表情微微反应了一下，回答道：“有什么事？”

“是这样的……我想找份工作。”林剑砷一边回答一边上下打量着这个阿姨。

阿姨停顿了一秒好像在考虑什么，又微笑着说：“哦！你等等”，说罢离开了柜台走进了一扇小门。这个餐厅不大，大门的左右各有两个寿司吧，后面是八九张桌子和两张长沙发，这就是所有的营业面积了。虽然不大但却很讲究，红地毯铺地，吧台也是纯铜的，看上去金灿灿，想必一定价格不菲。刚刚的那个阿姨回来了，身后还跟着另一个[illegible]多岁的女人，她很客气地上前搭话：“[illegible]你好呀！”

林剑砷：“您好。”

女人说着一口正宗的台湾国语，微笑着问道：“你英文怎么样？”

林剑砷：“我虽然刚到美国，但我去过南非一年，我想当个服务生应该还是没问题的吧！”

“噢！那把电话留下吧！因为老板今天不在，等他回来我和他说，对了！你是要做全工还是半工呀？”女人一脸[illegible]的模样看着林剑砷。

“都可以。”

女人：“你不用上学吗？”

林剑砷有点不好意思，他压低了声音结结巴巴地说道：“我刚来美国……经济上有点……所以……”

女人见他吞吞吐吐已经了解了个大概,欢快地接过了话茬:“太好了!你知道吗?我们正缺人。老板回来会给你打电话的!你是一个人在这边吗?”

林剑砷:“不是,我家里人也在!我是新移民不是留学生。”

女人:“那你有社安号吗?”

林剑砷:“我的绿卡正在办理中,暂时还没,不过会有的!而且很快!”

女人边听边递过一张纸示意留下电话,林剑砷伸手接了过来。

女人:“那你怎么称呼呢?”

林剑砷:“我叫林剑砷,英文名叫 [illegible]这个名字是林剑砷的继父 [illegible]来北京时给他取的,他在南非时叫 [illegible]“您呢?”他写好了电话又递了回去。

女人:“叫我 [illegible]阿姨。刚才的那个叫 [illegible]也是你们大陆来的。”

从餐厅回到家里已经过了吃饭的时间,[illegible]从不等人,特别是吃饭,今天也不例外。林母见儿子回来了,连忙奔进厨房去给他热饭热菜,不大一会儿一切都弄好了,她坐在一旁看着他吃:“儿子,明天咱们去办社安号吧。”

[illegible]正要提这事儿,见妈妈先说了,非常痛快地回答:“成!应该快点办!”

日记

今天我和妈妈去了“社会安全办公室”,好远!真是运气死了,这么远的地方竟然有 [illegible]可以通!不过,在洛山矶没有车可真难!……好不容易到了那儿,他们却说要我们先去移民局,说什么要先填完 [illegible]表再来……总之白跑一趟!唉……”

所谓“社安号”其实是一个代表税务权的号码，在美国每个人都需要。有了它，你才可以受劳动法保护；才可以正常纳税；才可以享受最低工资待遇（不论是谁，只要雇你每小时至少要付[illegible]美元）。但如果没有它，那也就是说你属于非法打工也就是华侨们经常说的“打黑工”，那你的一切就要听老板的了，他说给多少就是多少。因为没人保护你！这就是为什么南加州有很多非法入境的人日夜劳动却只能过着美国最底层的生活。

[illegible]这几天以来一直都为工作和社安号的事发愁，看来真的要等移民局的消息了，可是那帮人办事是很慢的。他有点奇怪，为什么餐馆不来电话呢？自己没有社安号也可以先干着，边干边等嘛！

这天他正在家里无聊地看着电视，林母依旧在洗衣机和厨房之间忙碌着，[illegible]上班去了。吱……门轻轻地被推开，[illegible]回头一看可乐坏了，是[illegible]的女儿[illegible]回来了。[illegible]和她其实不熟，只是在来美国的那天见过一面，知道她在圣地亚哥当兵不常回家，仅此而已。可今天[illegible]实在是太无聊了，见到她回来了真的很高兴，[illegible]有车，可以带他出去逛逛，不至于再像平常那样吃饱等死混天黑了！

“姐姐回来了！”话一出口他自己都觉得有点恶心，怎么叫得那么亲切？真假！

[illegible]是呀！弟弟，今天军队放假，我就回来了，再说，你们也是刚过来！我应该常来看看你们。阿姨好！”

林母放下手里的活儿：“回来了！这天真热，你从那回来得开四个小时吧？”

[illegible]哦，我开得快！不用那么长。”

[illegible]：“姐姐，我快郁闷死了，待在家里真没劲！带我出去遛遛吧！”

[illegible]好呀！你想去哪儿？”

[illegible]：“去咖啡厅吧！”

晚上 远点以后 号高速公路上的车很少，的红色小丰田迎着落日一路飞奔着，此时的太阳就像被浸在冷水里的炼玉，正用它最后的余晖顽强地抵抗着不可阻挡的黑暗。夜无边无际地来了，远处山顶上黄豆大小的星星把乌云一层层剥去又成群结队地在天空中排开，宛如一条流淌的河。坐在的副驾上慢慢闭上了眼睛……

日记

今天我起晚了，早上给哥哥打了个电话，想问问有关秋天的消息，但是不知怎的又没问。昨天的女儿回来了，我们去了书店，她请我喝了 虽然 好像是爱尔兰咖啡的一种，很美很冰，但我还是只要了一杯 我给她讲了一个关于爱尔兰咖啡的故事。

从前在西雅图有一个机场，机场里有一个小酒吧，酒吧的调酒师爱上了一位美丽的空姐。空姐很忙，她只会在每次飞行的间歇来到机场的小酒吧——通常已经是午夜两点多，由于她从不喝酒，每回到那儿也只是要一杯咖啡，所以调酒师只能远远地望着自己的爱人。过了一段日子聪明的调酒师终于想出了对策，他在空姐的咖啡里加上了浓浓的威士忌，空姐觉得很香很好喝，就走到吧台去寻找制作咖啡的调酒师，于是便有了美国风味的爱尔兰咖啡。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空姐喝着调酒师为她调制的爱尔兰咖啡。终于有一天空姐老了，要退休了。那天是她最后一次到酒吧，她还像往常一样点了爱尔兰咖啡，调酒师什么也没说，只是在调制的时候不小心把两颗眼泪滴进了杯里。那晚的咖啡格外醉人，美得让人有点失魂落魄，但空姐还是走了。此后的许多年里，很多店也开始卖爱尔兰咖啡，但空姐却怎么也找不回那一晚的两颗泪水。

秋天，我想你，刚才我在洗澡的时候，突然幻想起多年以后我们又在那个 （星巴克）见面了。是呀！我是多希望它能成真！我会努力的！

为了那一天，我会等你！我想那天应该是我们认识的第十年。我会的！

鱼水对白。

鱼："你永远也看不见我流泪，因为我在水里"。

水："我总能看见你流泪，因为你在我心里……"——村上春树

又过了几天，[illegible]接到餐馆打来的电话，他去了，当天就上班了，干了一天便很快认识到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家庭店"。老板娘是一个台湾人，那天和[illegible]交谈的[illegible]是她的妹妹，寿司吧粤台的厨师是[illegible]的老公也是老板娘的妹夫，寿司吧月台的厨师就是整间餐厅的老板——日本人[illegible]那天接待[illegible]的阿姨叫[illegible]是个上海人，已经在店里干了[illegible]缘年，另外还有几个留学生在这儿做半工赚点零花儿，后厨全是"老墨"（海外中国人对来美打工的墨西哥人的一种歧视性称呼），他们不怎么会说英语也不屑和中国人多说话，打工赚钱而已。

"李智！过来！新来了你一个老乡，也是北京的，昨天你没班，没见到。"

[illegible]招呼一个男孩走了过来，他不高，很瘦，文质彬彬的。

[illegible]："北京的？"

李智："对。"

[illegible]："哪个区的？"

李智："海淀的，你呢？"

[illegible]："宣武的。菜市口儿。"

李智："谭嗣同就是在你们家门口被杀的？"

[illegible]："是。我们家祖宗想救他来的，结果头天喝多了没去。"北京人见面就斗贫的个性怕是到了月球也要维持下去。

工作结束了，[illegible]累得精疲力竭，看了一下表已经 怨点半了。老板

娘告诉 [illegible] 每个小时他挣 [illegible] 块钱，因为是试工期，所以不拿小费，等什么时候她觉得合适了就给他小费。从早上 [illegible] 点到下午 [illegible] 点算是他的工作时间。可是客人们才不会因为你要下班而在 [illegible] 点钟准时离开呢，而多出来的时间老板是不付的，这就是日本人做生意的方式，能抠一点就决不放过，哪怕这样并不合理。你不是没有社安号吗？那别怪我！我让你做多久你就做多久，钱我说给就给，我说不给就不给，有本事你走呀！

[illegible] 推开餐厅的后门有一种释放的感觉。

“张凯！”他叫住一个同在这里打工的留学生。他刚刚从李智那里知道，张凯住的地方和自己家很近，所以他想让张凯顺路把自己带回家。昨天他下班也是很晚，给 [illegible] 打了个电话，结果回家的路上人家的脸拉得很长。[illegible] 再也不想求他了。

日记

我不能再浪费时间了！时间是多么宝贵呀！我应该多读书多练练英文，多挣点钱儿，为以后的事做点准备。

秋天，你是我最深爱的人，你有天使的容颜和美丽的嘴唇，我心中的女孩儿，让我再看你一眼吧！因为这一眼可能已经是多年以后。让我再见你一面吧！因为这一面或许是一个世纪之前。就算我现在已经站在了世界的尽头——繁华的美国，我还是没变！

[illegible] 已经步行上班一个礼拜了。

加州是一个大沙漠。真的很佩服美国人，他们用了两百年不到就让这个本来寸草不生的鬼地方变成了美国最富有的州，也许还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州。可天气依旧和别的沙漠没什么差别，昼夜温差大，太阳足以晒死人。这点 [illegible] 已经体验得真真切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唉！啊哟！

唉！”

这天是周四，[illegible]端着粗气一边吆喝着一边解放了似的闯进店里。空调是谁发明的？绝对是一高人！[illegible]一屁股坐在一张椅子上想喘口气，可臀部刚刚沾上凳子汗还没出来呢，就有一个“老裹”操着一口不太正宗的台湾腔对他吵吵起来：“喂！听到没有？我在讲你！你不晓得 [illegible]点就要开门啦？快去做事！”

现在才 [illegible]点半，开门要在 [illegible]点呢，况且也没到工作时间。

[illegible]扫视了那声音一眼，要是在北京，大嘴巴早抽上丫了！

马来鸡看见他瞅自己，声音更大了，“你瞧什么！去做事！”

[illegible]陪了个笑脸起身去后厨帮忙去了。

[illegible]的老公是马来西亚华人，沾了 [illegible]的光儿来到美国，由于为人苛刻，按北京话儿说就是“鸡”，所以这儿的人都叫他“马来鸡”，[illegible]从没听过他的真名，连英文名也没有，他的名字已经在很久以前随着这个既顺口又形象的绰号消失了。当然大家不会当着他的面这么叫，但也不是什么好称呼。这儿所有的留学生当面都叫他“鼠赎”，此音源于台湾口音的国语“叔叔”。[illegible]叫他“大厨”，[illegible]喊他“老公”，而老板夫妇几乎不怎么理他。据张凯说，老板并不太喜欢他的这位小姨夫。在 [illegible]工作的这一个礼拜中，马来鸡是“白眼儿”的慷慨给予者。他长得很瘦，水蛇腰儿，但是眼睛贼大并且向外凸出着，在那副流行于八十年代的老近视镜的衬托下显得非常狡诈。他的脑袋比甜瓜大不了多少可下颌却很长，大有无限延伸之势。咳！也就是俗话说的“瓦刀脸”，从侧面看上去俨然一把土耳其弯刀。可以想象，他穿上稀松的和服，头上再加一条“膏药旗”绷带，会是怎么个欠揍形。

[illegible]在后厨帮完忙儿，又回到前面，看见张凯正坐在长沙发上折纸

巾。杂鱼燥肚走过去坐在他的身旁，也拿了一叠纸巾折了起来。

“昨儿看球了嘛？”张凯头也不抬地问。

杂鱼燥肚：“瞄了一眼。操！姚明。没法说了！对了！你看足球了吗？”

张凯：“憎鬼就是糟！（操！）这里是美国！”

张凯送杂鱼燥肚回家已经一个星期了，两人说话已经很随便了，但随便并不意味着肤浅。这不，两人用英文中最深刻的词汇交谈起来了。

杂鱼燥肚：“云就说运再等我！利物浦对粤悦米兰！丫利物浦疯了！远分钟进了仨！”

张凯真的来美国久了，对足球已经不太感兴趣了：“足球？唉！我问你，你说让中国队和美国女足踢一场，能替女足把面子找回来吗？”

杂鱼燥肚：“能是能，就是中国队必须让一个前锋把主力位置让出来！”

张凯：“谁？”

杂鱼燥肚：“谁都行！我就是说咱男足要想赢人家美国女足替咱铿锵玫瑰报仇的话，必须得把孙雯大姐请来，踢前锋，所以得给她留一位置！”

张凯：“变糟！哈哈……我靠！牛伊！”

中国足球近来的成绩一直很理想，这也给了杂鱼燥肚这样的铁杆儿球迷很多的安慰。它的娱乐性强，教育意义深刻，往往能让人在捧腹大笑之余产生许多的反思。其实中央缘台实在不适合这样的节目，湖南卫视才应该是它腾飞的舞台。想想吧！要是把联赛各俱乐部的老总和前国家队主教练米卢都请到湖南卫视来当评委，搞一个“超级联赛”责操快乐足球”的活动，让每个球员现场秀秀球技，再让全国球迷投票来决定谁是中国“足球先生”，那收视率一定不会比世界杯决赛低太多。广告口号嘛……就叫“超级联赛想踢就踢，快乐足球你最闪亮！”或者叫“谁踢谁闪亮！”，都挺好！

张凯：“对了！还没问过你呢，你来美国多久了？”

杂鱼燥肚：“有一个月吧！”

张凯瞪大了眼睛，“多少？一个月？哟！可听你跟人对话，你英文还真不错！”

[illegible]对自己的信心却不是很足，“咳！瞎扯！瞎扯！”

张凯：“别！我看就挺好！”

这时另一个在这里打工的男孩儿溜溜达达走了过来坐在了张凯的右边。他一边拿起[illegible]刚刚折好的纸巾一个一个把它们放进玻璃杯里做成了漂亮的“蛋杯”，一边向[illegible]打着招呼显得十分客气。

[illegible]今天的日程表上李智和他的女朋友小许休息会有人来轮换，又上个礼拜听说有人有事请假了，想必就是这个人了。他叫明广，是个广东人，人长得挺白净又高，算是帅哥了。刚刚他进来的时候[illegible]也看见了，只是还没和他说过话。

“明广，最近看电影了吗？”张凯还是那样头也不抬地问道。

明广：“最近我挺忙的，我下礼拜有考试。最近有什么好电影？”

张凯：“《[illegible]》看了吗？我昨天刚下的！……”

不等张凯说完[illegible]就慌不及地抢白了。他略带色样地说道：“我喜欢立山千明！嘿嘿，漂亮！”

明广可能也很喜欢外向的人，闻听此言不禁一脸坏笑地搭话儿，“是呀！日本人还是粤片拍的最吸引人，叫声特动人！”

张凯的脸已经笑红了，“李智昨天又下了一个特正点的！昨天小许上晚课去了，我听见他屋里喊声不断呀！”

明广：“哈哈哈……怪不得他和老板用日文说话那么流利！”

[illegible]：“嘎嘎嘎……真的？哪天让他给我刻一张！我也想学日语！”

……

快乐谈话的时间只有早上的一小会儿，开门以后的时间是忙碌的，大家几乎是在跑马拉松比赛。下午 [illegible]为最后一位客人打开门，

终于松了一口气。他站在门口不知怎么突然想起了独自在家的妈妈，心里有点不安。妈妈和自己一架班机来的，每天只是一个人在家准备些饭又自己一个人吃，她又不会说英语，连电视都没法看。自己来这里工作一个礼拜了，和妈妈交流的时间也变少了。每天上班，妈妈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出门又没个去处，没有车没有驾照不说，连方向都闹不清楚，路标更是看不懂。想着想着鼻子有点酸酸的，连忙抹了把鼻涕。

林母独立抚养多年，她在国内是位职高老师，可并不争气学习一直不好。初中毕业时林母托门子找关系勉强把他送进了一所普通高中，为的是将来他能有机会参加高考，好上大学，谁想开学没到两个月就因为打架被学校开除了，林母为此在教育圈儿的老同事们面前颜面尽失。在她低三下四的恳求下，一位在教育局工作的老同学终于出面帮忙，这才好不容易把她这个宝贝儿子弄进了一所中专的特别高中班，可不曾想还是老样子，每天逃课不好好读书，最终高考落榜，弄了个无学可上的结局。林母束手无策，看着别人家的孩子都上学了她真是心急如焚，万般无奈她决定送儿子出国。凭借着她微薄的积蓄去了南非开普敦，但出乎她意料的事又发生了，的生活费高得惊人，在短短的一年间他竟然花了元万块钱人民币，有时甚至一个月就要花掉员万。

收拾完最后一张桌子，便坐在后门外的垃圾桶旁独自回忆着妈妈和他这些年来的往事。他回忆起在开普顿时妈妈打来的一个电话，回忆起妈吗绝望的声音，“儿子！妈妈让你出国是不是真的错了？你上个月花了一万多块钱呀！妈妈的心都在滴血呀……”。他又回忆起自己冷漠的回答：“哦。知道了！行了！”的心里越来越不是滋味……

“吃饭了！”

明广关上后厨通往前台的门，老板以及众人都已经坐在了后厨的大

厨台左右,大厨台上也摆好了两大盘菜和一锅米饭。

“老板娘…… ”张凯略带迟疑的走进来说道。

“什么事? ”老板娘一手端着碗一手缓缓地将已经伸到盘子边的筷子缩了回来,用微微带点奇怪的表情看着张凯。

张凯:“是这样的,……我有点担心我妈……噢!她今天出门,又不懂英文。我就是想回家看看。”

张凯给自己找的借口并不成功,但他眼神里透出的渴望却把谎言应有的虚伪遮掩得天衣无缝。

老板娘:“噢!可以呀!下午开门前准时回来就行!”

张凯:“好!一定…… ”说罢头也不回地出去了。

“哎!要不要张凯送你呀?…… ”老板娘大声喊着。张凯一听一下子愣住了,幸好张凯没回来,因为自己正盘算着怎么把他甩开呢。每天晚上送他回家已经够危险了!

张凯是山东青岛人,长得高高大大。他的家境还不错,是以留学生身份来美国的。但由于非常讨厌学习因而大多数课程都不及格,最后干脆不上了。可持有学生签证却不去上学,移民局当然不会给他续签,于是他的身份▲“黑”了,成了非法移民,自然他的驾照过期后也没法去换。张凯很怕开车上街,要是让警察抓住可不是闹着玩的!每天晚上送张凯要绕一个小圈儿,这要是碰上好事的警察谁负责?在加州无照驾车可是重罪!这被他们发现身份非法事小,大不了遣送回国,可要是蹲班房儿就得不偿失了。

下午三点钟走在南加州的大街上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太阳发出的光像利箭一般,足可以射穿人的五脏六腑。张凯走了一段,巨大的眩晕感让他一下子栽倒在树荫里。许久以后他慢慢醒了,感觉体力也恢复了一些,动了动手脚,又下意识地去掏手机想看时间,可他什么也没摸到,兜里

空空的连一个铜板儿也没有……又过了一会儿 [illegible]慢慢站起身来，说来也怪，加州的树上好像辈子全是干大夫的，他刚才的不适感一扫而空，只是体力还没完全恢复。他背靠着大树深深地叹了口气。

这是棵什么树呀？[illegible]不认识，他转过脸仔细瞧了瞧，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一棵救了自己命的树。加州每年都会热病很多人，隔长不短也会有死菜的，如果没有这棵树他很可能已经去兑现自己一生只爱一个女孩的美好梦想了。这棵树很高，树干有一个成年人的臂展那么粗，叶子不大，但密度十分惊人，如此强烈的阳光从它们中间穿过也只剩下了几根绣花针大小的线条，树的枝杈向四面八方延伸着，几乎伸到了路的中间。[illegible]左右看看，公路上一个人也没有，就像当年被‘非典’笼罩的北京城。这条路叫[illegible]是一条从[illegible]家直通餐厅的小路，比起[illegible]找工作时所走的[illegible]它至少可以省[illegible]分钟的路程。此时的[illegible]颇有些万径人踪灭的味道，路皮儿上连一只蚂蚁都找不到，只有这棵树勉强告诉路过的汽车这里是人住的地方。[illegible]又想起妈妈，他感觉到很多次在遇到巨大的困难时，妈妈都原地不动的在那里等着他，而且只要往她身上一靠，所有的困难就全部没了踪影，正如这棵树一样。他又歇了会儿，回忆了一会儿，慢慢笑了，然后憋足了一口气又一次走进了阳光里。

[illegible]离开了树荫，发现家已经不远了，身上猛然间来了力气，仿佛一上午的重体力劳动和刚刚的灼烧感都被丢在了大树底下。他脑子里浮现出妈妈微笑的眼睛里。[illegible]决定撒一个谎，告诉妈妈餐厅中午是休息的，这样他就可以每天利用中午吃饭的时间来看妈妈了，可他又想到这样工资也势必会减去一个小时。虽然老板娘中午并不需要大家做什么，但她总可以找到活儿让他干，什么擦地呀、擦玻璃之类的……

“咳！管她呢！会有办法的！”[illegible]自言自语却又十分坚定地说道。紧走了几步，刚刚的烦恼随着‘家’的出现灰飞烟灭了，[illegible]急步走进小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